論語後案

聚珍版論語後案弁言

釋經難釋論語尤難後案之書稿成數年矣隨時刪改未敢遽棗問世也然鈔本存家塾亦無以求正於有道君子迄今因有聚珍版之印夫說經之書如掃落葉漢宋大儒猶有疏譌待糾正於後人况鋼陋如式三乎式三生平讀經不求苟異不敢苟同亦惟有所不同而自恐私智穿鑿獲辠聖經每當中夜自思怵然爲之不寐倘閱此書者知此爲未定之本一見譌謬即賜背更正俾日後棗傳無誤後人是則私心之所望也夫甲辰八月黃式三志

論語後案

定海黃式三學

學而一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說或作悅漢後字

【集解】馬曰子者男子之通偁謂孔子也王曰時習學者以時誦習之誦習以時學無廢業所以爲說懌

【集注】學之爲言效也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爲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習鳥數飛也學之不已如鳥數飛也說喜意也旣學而又時時習之則所學者熟而中心喜說其進自不能已矣程子曰習重習也時復思繹浹洽於中則說也又曰學者將以行之也時習之則所學者在我故說謝氏曰時習者無時而不習坐如尸坐時習也立如齊立時習也

【後案】子者尊偁經中書有子曾子冉子亦同馬注云通偁失

之學朱子於或問兼知行言猶王氏及程子說學謂讀書也
學訓效者書洛誥乃女其悉自效功今文家作學音義通也
時習時時尋繹也皇疏習是修故之稱莊云如鳥數飛本計
叔重說文義同注所引程子後說及謝氏顯道說學謂讀書
時習謂行之又一義也亦實也見後漢賈融傳贊李注皇疏
亦訓重邢疏以外境適心參言之於不亦君子句雖通也說
者解釋而喜也經中子說子路不說難說易說皆同說从言
从兌喜說讀說遊說皆以言相解釋之義今分三義三音古
本一義一音時習而說者尋繹已久意漸解釋杜元凱春秋
左傳敍所謂優而柔之饜而飫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
然冰釋怡
然理順也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有本亦作友見釋文白虎通辟雍篇引朋友自遠方來

【集解】包曰同門曰朋

【集注】朋同類也自遠方來則近者可知程子曰以善及人而
信從者眾故可樂又曰說在心樂主發散在外

【後案】朋謂弟子見白虎通辟雍篇樂與說渾言則通析言之

則解釋之謂說和適之謂樂也陸氏釋文自內曰說自外曰樂近之邢疏在內曰說在外曰樂程子注沿邢

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

集解 慍怒也凡人有所不知君子不怒

集注 慍含怒意君子成德之名尹氏曰學在己知不知在人何慍之有程子曰雖樂於及人不見是而無悶乃所謂君子愚謂及人而樂者順而易不知而不慍者逆而難故惟成德者能之然德之所以成亦曰學之正習之熟說之深而不已焉耳○程子曰樂由說而後得非樂不足以語君子

[illegible] 慍本訓怒注云含怒意者少有忤意即謂之慍以見不慍之難金吉甫以慍怒爲二非也釋文引鄭君康成注慍怨也集注尹說皇邢之正解皇邢又以教學言教之不知不以慍而棄之是誨人不倦之道也焦里堂主此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者未之有也 鮮尠之借字

【古注】孔曰有子弟子有若何曰鮮少也上謂凡在己上者言孝弟之人必恭順好欲犯其上者少也

【新注】有子孔子弟子名若善事父母爲孝善事兄長爲弟犯上謂干犯在上之人鮮少也作亂則爲悖逆爭鬥之事矣此言人能孝弟則其心和順少好犯上必不好作亂也

【附論】皇氏熊氏以犯上爲犯顏諫諍邢疏之焦里堂博引史籍以證皇熊之說過求異耳

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

【古注】本基也基立而後可大成先能事父兄然後仁道可大成

【新注】務專力也本猶根也仁者愛之理心之德也爲仁猶曰行仁與者疑辭謙退不敢質言也言君子凡事專用力於根本根本既立則其道自生如上文所謂孝弟乃是爲仁之本學者務此則仁道自此而生也○程子曰孝弟順德也故不好犯上豈復有逆理亂常之事德有本本立則其道充大孝弟行於家而後仁愛及於物所謂親親而仁民也故爲仁以孝弟爲本論性則

以仁爲孝弟之本或問孝弟爲仁之本此是由孝弟可以至仁否曰非也謂行仁自孝弟始孝弟是仁之一事謂之行仁之本則可謂是仁之本則不可蓋仁是性也孝弟是用也性中只有箇仁義禮智四者而已曷嘗有孝弟來然仁主於愛愛莫大於愛親故曰孝弟也

者其爲仁之本與

後案 務敏捷也仁从人从二古文作忎左氏襄公七年傳參和爲仁與字義合禮中庸表記仁者人也謂以人意待人能相耦也義見注疏韓子云博愛之謂仁薛敬軒云生理無不貫者仁也戴東原云生生之謂仁朱子注云心之德者愛之理所以爲心之德也見或問朱子於孟子注云天地以生物爲心而所生之物因各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其作仁說既自用孟子注矣而又爲述論語之言仁者而申之曰此心也何心也在天則坱然生物之心在人則溫然愛人利物之心也見文集凡經言仁不離乎愛而言此經言愛所親與愛他人皆仁也然人情於所厚者薄即無所不薄古今未有不孝不弟之人而不以宗薄待人者惟君子敏捷於本而仁由此廣經意如此而已程子曰性中有仁曷嘗有孝弟陸稼書謂其求多於本文之外於是

謝顯道言知此心即知仁陸子靜云有子之言爲支離矣禮中庸仁者人也親親爲大孟子仁之實事親是也皆以仁賅孝弟言也孟子又言孝弟爲良知良能是孝弟所以見性之仁也朱子錄程子說節取行仁自孝弟始之辨耳或曰仁宜依初學記諸書所引作人經傳仁人二字互用者多此經觀過知仁并有仁焉仁皆人之借字亦一說也與歟之借字言之舒也見說文段注邪讓云謙退不敢質言注沿邪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包从巴巴古節字與巴異

集解 包曰巧言好其言語令色善其顏色皆欲令人說之少能有仁也

集注 巧好令善也好其言善其色致飾于外務以說人則人欲肆而本心之德亡矣聖人辭不迫切專言鮮則絕無可知學者所當深戒也○程子曰知巧言令色之非仁則知仁矣

後案 觀人觀說者飾親愛之似而無親愛之實也禮燕居曰給奪慈仁官人曰面譽者不忠飾貌者不情又曰其就人甚速其

敎人甚易

【發明】又曰仁禮義信智之五德統性情事業言之孟子以人外仁義內言此心固有之四端以明性之善非謂在性爲仁發情爲愛而非仁也自程子叛仁性愛情之辨云學者總類聖賢論仁之書數年而悟猶爲未晚故學者高言仁而不指其實朱子與呂伯恭書戒當時高言仁令學者無以用其力於不可識之物也朱子此注屢言心德以仁賅四德言而於或問云愛之理乃所以爲心之德於仁說屢譬愛以言仁讀者宜據以校補之近或空言本心指心爲仁是言心不言心之德也容貌辭氣顏色君子所貴之道此章專指巧令不指醫心言色近儒謂在言色醫心即是心馳於外失注中致飾之指也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釋文引鄭君注云魯讀傳爲專

【集解】馬曰曾子弟子曾參何曰傳不習乎言凡所傳之事得無素不講習而傳之乎

【集注】曾子孔子弟子名參字子輿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傳謂受之於師習謂熟之於己曾子以此三者日省其身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其自治誠切如此可謂得為學之本矣而三者之序則又以忠信為傳習之本也○尹氏曰曾子守約故動必求諸身謝氏曰諸子之學皆出於聖人其後愈遠而愈失其眞獨曾子之學專用心於內故傳之無弊觀於子思孟子可見矣惜乎其嘉言善行不盡傳於世也其幸存而未泯者學者其可不盡心乎

【後案】禮曾子曰君子攻其惡求其過又曰君子愛日以學及時而行日旦就業夕而自省思以殁其身又曰吾子疑以終身此日省之意也省从少从目篆从屮案觀於微細此省之字義也傳何氏謂傳之於人邢疏曰傳柔穿鑿是也金吉甫曰以上二事例之正是及人之事又曰不習而傳豈不誤人皆是集注錄謝說亦本何解

【後案】又曰舊讀三有二音此經或讀蘇暫切日三省謂日屢省之亦一義也朱子從游定夫說以經首重務本數章之注皆言務本經恉未必然也注謝說曾子專用心於內黄東發先生曰專用心於內近時禪學之說耳後有象山因謂今傳

於世者皆外入之學非孔子之眞逐於論語之外自謂得不傳之學皆浙氏之說也式三案釋文引鄭君注云省思察己之所行也陸稼書謂省兼內外內不欺於心外不謬於事皆從省省諸身歸用心於內非經旨也諸書言子夏之徒有田子方而流爲莊周子貢之徒有鬼谷子而流爲蘇秦張儀本無確據即信有之將謂相之過必咎陳良乎謝說過矣

子曰道千乘之國漢石經乘作椉說文同

集解 馬曰道謂爲之政教也司馬法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出革車一乘然則千乘之賦其地千成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惟公侯之封乃能容之雖大國之賦亦不是過焉包曰道治也千乘之國者百里之國也古者井田方里爲井十井爲乘百里之國適千乘也融依周禮包依王制孟子義疑故兩存焉

集注 道治也千乘諸侯之國其地可出兵車千乘者也

補疏 古司馬法馳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輜車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廄養五人樵汲五人合馳車輜車之百

人爲一乘其法有成出一乘者以助法言也成方十里九百夫之地以助法之有公田者除之實得八百夫賦法八家出一夫之田一成得出百夫也有甸出一乘者以貢法言也貢法無公田以九井九夫計之甸六十四井得五百七十六夫以八家出一夫計之則一甸出七十二夫淌足馳車步卒之數也其法又言成出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者此統馳車輜車之士徒撮舉其重者言之也周法卒長皆上士兩司馬皆中士伍皆有長徒二十人者伍長是也士十人者下士爲二伍之長也周官言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甸與乘古字通用稍人掌邱乘之政令邱乘即邱甸是甸出兵車步卒以九夫積算之法軍旅以五爲數而獨以四兩屬卒縣師云以作其衆庶及馬牛車輦會其車人之卒伍既曰馬曰車而又曰牛曰輦既曰伍而又曰卒是馳車輜車通用百人之法書序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是虎賁爲百夫長之法漢志稅以足食賦以足兵稅取諸公田故論成出一乘之法必除公田一百夫之地以給十一之正供賦取諸私田故統一成八百夫算之八家同井即八家相更以出賦卒孫子用閒篇言興師十萬內外騷動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曹注

云一家從軍七家奉之此周法也左傳晉城濮之戰用三軍見僖公二十八年而成公二年傳云城濮之賦七百乘言七百乘者分兵車輜車數之凡軍制每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當合用兵車輜車之百有二十五乘分數之則軍用二百五十乘三軍用七百五十乘時少五十乘則爲七百乘此晉新作三軍制之不足於古者也成公二年伐齊亦三軍郤子因之請增至八百乘欲別遣師以出奇計則增五十乘晉制之有加於古者也後儒申包注者云十井井出一乘成方十里則百井出車十乘同方百里則萬井出車千乘乘七十五人則官徒役家一人三鄉出三萬七千五百人爲三軍三軍五百乘而已千乘則闔境所出也式三謂古者一成之地出馳車輜車一乘共用百人傳以馳車七十五人之數算之則百人爲卒有騎寡之數說既非矣十井除去公田止有八十家更出二乘民力難堪三軍用五百乘二次出軍家各就役民力所必不堪也周官疏證

記疏之誤見公冶篇

翼又曰何氏以馬依周禮包依王制孟子義疑兩存式三謂周官公五百里侯四百里諸數以出賦之地言孟子[illegible]

宮錡百里七十里諸數本諸舊聞以制祿之地言也其著慎子以齊書俱封百里或謂孟子於籍亡之後未見周禮遂以制祿之數爲封疆之數或謂周初承殷制三等之封周公廣大之以三等之封爲制祿之地孟子據周初言其小以抑愼子也王制作於漢博士在文帝十六年分封諸王之時賈誼晁錯小力之計行而博士承旨定制寄將宜以合上意在周官書未行之前而其說依據於孟子下逮白虎觀諸儒不敢違鄭訓而參異說當時遂成定論然畿內列侯大夫元士之班祿同於畿外之班祿則可而畿外列侯之封疆同於畿內之列侯大夫元士不可也爲周官之必不可妄駁也邪

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用从卜从中會意字[illegible]依 說文本作㤅愛行皃經[illegible]變

集解 包曰爲國者舉事必敬愼與民必誠信[illegible] 修也國以民爲本故愛養之也作事使民必以其時不妨奪農務也

集注 敬者主一無適之謂敬事而信者敬其事而信於民也時謂農隙之時言治國之要在此五者亦務本之意也○程

子曰此言至淺然當時諸侯果能此亦足以治其國矣聖人言雖至近上下皆通此三言者若推其極堯舜之治亦不過此若常人之言近則淺近而已矣楊氏曰上不敬則下慢不信則下疑下慢而疑事不立矣敬事而信以身先之也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蓋侈用則傷財傷財必至于害民故愛民必先於節用然使之不以其時則力本者不獲自盡雖有愛人之心而人不被其澤矣然此特論其所存而已未及爲政也苟無是心則雖有政不行焉胡氏曰凡此數者又皆以敬爲主愚謂五者反覆相因各有次第讀者宜細推之

附陸稼書說敬是遇事謹慎之意不必言包括衆善信者不用權詐不朝更夕改惟此真確之賦表裏如一始終如一雖爭執之際亦濟以變而守常之時多濟變之時少也節用不必說節非福壽而當節者務欲返一國奢靡之習而同歸於淳樸愛人不必說愛非姑息而當愛者務欲合一國臣民之衆而共遊於蕩平也式三案後儒標示心學說敬太過失之於此章尤不合信與節愛近解亦過求深摯釋經惟陸氏說是使民以時如豳風言于耜舉趾築圃納稼入執宮功于

務其同皆時也邢疏引左氏莊公二十九年傳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也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是時以土功言也集注云農隙亦兼農畢土功之義而農隙講武之說別一義

【發明】又曰楊注云未及爲政未可據敬信節愛時使自有實功實效以發所存之正朱子與張敬夫書曰徒言正心而不足以識事物之要是腐儒迂闊之論不足與論當世之務然則論治未有歸言所存者朱子蓋節取其論所存而錄之目朱子作集注意在詳錄宋儒之說而說之未醇者亦存之意在節取也顧注者或誤衍之或以此攻朱子矣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說文汎浮皃氾濫也此當汎爲氾楚辭卜居注左傳襄公二十九年正義作氾者正字荀子讀墨子篇引作泛

【集解】馬曰文者古之遺文

【集注】謹者行之有常也信者行之有實也汎廣也衆謂衆人親近也仁謂仁者餘力猶言暇日以用也文謂詩書六藝之

文。程子曰、爲弟子之職、力有餘則學文、不修其職而先文、非爲己之學也。尹氏曰、德行、本也。文藝、末也。窮其本末、知所先後、可以入德矣。洪氏曰、未有餘力而學文、則文滅其質、有餘力而不學文、則質勝而野。愚謂力行而不學文、則無以攷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而所行或出於私意、非但失之野而已。

【補疏】程子尹氏以學文爲辭章之學、洪氏兼儀文言、近咸錄泉以學文爲識字、旣以餘力爲閑暇之力、不得不淺言文也。釋文引鄭君注文道藝也、朱子以學文爲稽攷聖賢之成法、意與鄭君同、既如此、不宜沿邢疏閑暇之說矣。論衡效力云、人有知學、則有力矣。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能學文、有力之驗也。王仲任此篇之文、以戒力劣不能兩覽者、而以才力過人訓之、有餘力、行有餘力、謂弟子用其優饒之才力也。行猶用也、見周官注、朱子云、小學先行後文、大學先文後行、據此經及禮記言之也。陳安卿曰、致知力行、猶目視足履、動輒相應、非截然判先後爲二事。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

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集註】孔曰子夏弟子卜商也易色言以好色之心好賢則善也致其身盡忠節不愛其身也

【集注】子夏孔子弟子姓卜名商賢人之賢而易其好色之心好善有誠也致猶委也委致其身謂不有其身也四者皆人倫之大者而行之必盡其誠學求如是而已故子夏言有能如此之人苟非生質之美必其務學之至雖或以爲未嘗爲學我必謂之已學也○游氏曰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能是四者則於人倫厚矣學之爲道何以加此子夏以文學名而其言如此則古人之所謂學者可知矣故學而一篇大抵皆在於務本吳氏曰子夏之言其意善矣然詞氣之間抑揚太過其流之弊將或至于廢學必若上章夫子之言然後爲無弊也

【附說】賢親君友各盡其道如此必其心之眞摯常以古人自期而讀書窮理務孜孜於大端者陸稼書(松陽講義)謂子夏思實行之人因思實學之重是也雖曰未學假設之虛辭與雖貴之同或云訓詁辭章之學非其所習則以實辭解之義亦通也豈

邢疏有生質之說吳才老因之駁斥先賢格言皆失之皇氏解易色別存一通云尊重賢人則改易其平常之色更起莊敬之容也此爲正義漢書李尋傳注易訓輕易是遠色貴德之義別一說也致送也見說文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

集解　孔曰固蔽也一曰言人不能敦重既無威嚴學又不能堅固識其義理

集注　重厚重威威嚴固堅固也輕乎外者必不能堅乎內故不厚重則無威嚴而所學亦不堅固也

別解　經戒不重欲學者於言語動作衣冠瞻視必以整齊嚴肅爲要也學何氏以讀書言朱子兼知行言皆稼書曰學必深沈而後能固不重則浮學必鎮靜而後能固不重則躁讀書窮理之功必隨得而隨失省察克治之念必乍密而乍疏此申朱子說也孔氏訓固爲蔽據皇疏蔽猶當也學不當道義也邢疏固訓錮蔽學則不固別爲一節注中游說如此張橫渠諸說同

主忠信

[舊注]鄭曰

主親也

[集注]人不忠信則事皆無實爲惡則易爲善則難故學者必以是爲主焉程子曰人道惟在忠信不誠則無物且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人心也若無忠信豈復有物乎

[餘論]忠信之友必親暱之與友不如己連貫爲一節舊說如是皇疏錄則說與朱子注同忠信之解見四教節

無友不如己者無釋文所據本作毋

[集注]無毋通禁止辭也友所以輔仁不如己則無益而有損

[別解]不如己者不類乎己所謂道不同不相爲謀也陸子靜曰人之技能有優劣德器有大小不必齊也至於趨向之大端則不可以有二同此則是異此則非陸說是也依舊注承主忠信反言之不如己謂不忠不信而違於道者也近解以

不如己或不及己信如是則計較優劣既無問寡問不能之虛衷復乏善與人同之大度且己劣人人亦劣己安得優于己者而友之乎此說之不可從也

過則勿憚改改从己支

【釋字】憚曰憚難也

【釋】憲亦禁止之辭憚畏難也自治不勇則惡日長故有過則當速改不可畏難而苟安也程子曰學問之道無他也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程子曰君子自修之道當如是也游氏曰君子之道以威重為質而學以成之學之道必以忠信為主而以勝己者輔之然或吝於改過則終無以入德而賢者亦未必樂告以善道故以過勿憚改終焉

【發蒙】鄭君注憚謂難明知宜改而心有所難或自虛裹畏或苟為因循雖夜覺曉非今悔昨失而終不改也朱子曰為學之道惟事事審求其是決去其非積習久之心與理一自然所發皆無私曲許敬軒曰自念己德所以不大進者正以舊

習纏繞故爲善而善
未純本系而系未盡

曾子曰愼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終从冫冫古冰字德
正字作悳德升也

集解孔曰愼終者喪盡其哀追遠者祭盡其
敬君能行此二者民化其德皆歸於厚也

集注愼終者喪盡其禮追遠者祭盡其誠民德歸厚謂下民
化之其德亦歸於厚蓋終者人之所易忽也而能謹之遠者
人之所易忘也而能追之厚之道也故以此自
爲則己之德厚下民化之則其德亦歸於厚也

[illegible]皇疏引熊埋云欣新忘舊近情之
常累信近負遠義士之所棄此別一義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
與

貢漢石經作贛贛陽也名字相應貢借
字抑與漢石經作意予亦同聲借字

集解鄭曰子禽弟子陳亢也子貢姓端木名賜亢怪孔子所
至之邦必與聞其國政求而得之邪抑人君自願與之爲治

邪

【集注】子禽姓陳名亢子貢姓端木名賜皆孔子弟子或曰亢子貢弟子未知孰是抑反語詞

【後案】陸稼書曰夫子在當時如祥麟威鳳所在傾動如宋之厄匡之畏其必不能與夫子合者不過一二人如道不行之歎稱歎其不能奉社稷以從耳若夫心誠悅服隨處皆然其邦之治亂安危必聞之其俗之貞淫奢儉必聞之其君臣上下之賢愚臧否必聞之後日删詩書定禮樂修春秋多得力於此自流俗觀之有莫測其所以然者此子禽所以有求與之問

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良說文作㫗从畗省亾聲讓本責讓字謙讓字正作攘偏旁从襄

【考證】鄭曰言夫子行此五德而得之與人求之異明人君自與之

【集注】溫和厚也良易直也恭莊敬也儉節制也讓謙遜也五者夫子之盛德光輝接於人者也其諸語辭也人他人也言

夫子未嘗求之但其德容如是故時君敬信自以其政就而問之耳非若他人必求之而後得也聖人過化存神之妙未易窺測、然即此而觀則其德盛禮恭而不願乎外亦可見矣學者所當潛心而勉學也○謝氏曰學者觀於聖人威儀之閒亦可以進德矣若子貢亦可謂善觀聖人矣亦可謂善言德行矣今去聖人千五百年以此五者想見其形容尚能使人興起而況於親炙之者乎張敬夫曰夫子至是邦必聞其政而未有能委國而授之以政者蓋、見聖人之儀刑而樂告之者秉彝好德之良心也而私欲害之是以終不能用耳

【發明】良注云易直皇疏行不犯物謂之良桂未谷曰釋名良量也、量力而動不敢越限也式三案漢書吳王濞傳誅罰良嚴、注良實也信也文選王仲宣詠史詩受恩良不訾注良言也、此經亦當良爲諒其義爲信也五德之儉與奢反宗廟之美、百官之富發越於外者易失不儉顏子有若無實若虛近於五德之儉也溫良恭儉讓朱子以爲德容鄭君以爲五德有此德有此容一也金吉甫許益之等云子貢說容不說德注補言德注言過化存神之妙非子貢所知推尊朱子注而

淺言五篇掊擊先賢非朱子意也得由下與鄭君朱子之意同陸稼書謂天下人無不可以感動也後儒以非求非與爲得亦失之其諸注云語畧見公羊傳桓公六年閔公元年僖公二十四年宣公十五年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沒篆从回隸从巳作歿者正字歿或字沒假借字也無正字作𠸶亦作喪無古蓄蕃字今假借

【集解】孔曰父在子不得自專故觀其志而已父沒乃觀其行也孝子在喪哀慕猶若父在無所改於父之道也

【集注】父在子不得自專而志則可知父沒然後其行可見故觀此足以知其人之善惡然又必能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乃見其孝不然則所行雖善亦不得爲孝矣○尹氏曰如其道雖終身無改可也如其非道何待三年然則三年無改者孝子之心有所不忍故也游氏曰三年無改亦謂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者耳

【發明】此爲人子不能承順父道與守道不久者言之也其志其行子之志與行也父在而所行雖善或壓於勢故觀其志

父沒則志與行符觀行即知志也一說其志其行父之志與行也觀志則先意承志諭之以道觀行則善繼述也此別一義父之道父所行之善者也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不改已久可信其終身之不改而謂之孝也呂伯恭曰無改於父之道不忍其親也至於事之害理父在固將諫而改之苟以父沒之故而不敢改是以存沒二其心也汪容甫曰三年者言其久也何以不改也為其為道也三年云者雖終其身可也自斯義不明而後章悖高拱之邪說出矣

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 貴从臾諧聲

【集注】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和者從容不迫之意蓋禮之為體雖嚴然皆出於自然之理故其為用必從容而不迫乃為可貴先王之道此其所以為美而小事大事無不由之也

【後案】朱子注中言理至此凡四見皆以事理言也言天理自此注始式三案樂記始言天理鄭君注理猶性也凡訓詁義隔而通之曰猶鄭君注云猶性謂人性合天然之條理也朱子注屢言天理又言天理渾然其答何叔京書曰天理既渾

然然既謂之理卽是一有條理者之名字不可以一理言是謂之渾然須知天理與是仁義禮智之總名朱子以天理爲仁義禮智之總名故書仁曰愛之理言禮曰天理之節文以其分者言之也

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隸釋漢石經無可字與有所不行句相應

【集解】馬曰人知禮貴和而每事從和不以禮爲節亦不可行

【集注】承上文而言如此而復有所不行者以其徒知和之爲貴而一於和不復以禮節之則亦非復禮之本然矣所以流蕩忘反而亦不可行也○程子曰禮勝則離故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以斯爲美而小大由之樂勝則流故有所不行者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范氏曰凡禮之體主於敬而其用則以和爲貴敬者禮之所以立也和者樂之所由生也若有子可謂達禮樂之本矣愚謂嚴而泰和而節此理之自然禮之全體也毫釐有差則失其中正而各倚於一偏

其不可行均矣

【後案】此爲放蕩者戒陸稼書說是也好放蕩者其意以禮爲不和耳視爲拘攣拘苦以舊坊無用而壞之好晄異簡率之爲率生悖逆欺陵之弊其人非特不衛禮并不得謂之能和有子特揭禮中之和以示之見禮由和用所以能範圍小大之事而外禮者之和失其和矣荀子謂先王制禮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熟知夫恭敬辭讓之所以養安也熟知夫禮義文理之所以養情也人苟怠惰偷懦之爲安若者必危苟情說之爲樂若者必滅故人一之於禮義則兩得之矣或曰舊說此兼拘束放蕩者言以經文有亦字可式三案亦猶實也見耑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

【集解】復猶覆也義不必信信不必義也以其言可反覆故曰近義包曰恭不合禮非禮也以其能遠恥辱故曰近禮也孔

曰因親也言所親不失其親亦可宗敬

集注信約信也義者事之宜也復踐言也恭致敬也禮節文也因猶依也宗猶主也言約信而合其宜則言必可踐矣致恭而中其節則能遠恥辱矣所依者不失其可親之人則亦可以宗而主之矣此言人之言行交際皆當謹之於始而慮其所終不然則因仍苟且之間將有不勝其自失之悔者矣

後案舊解以近義禮異於合義禮朱子謂近即是合古人下字寬如鮮矣仁之類式三謂近者對遠言之也因注訓依是因訓宗久也武虛谷曰因卽姻省文野客叢書引南史王元規曰因不失親古人所重豈得輒昏非類張說之碑亦曰姻不失親官復其舊說文解字通論體曰姻不失其親依武說是姻黨宗族對舉言之也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愼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食从人从亼从皀或从艮非正亟之反

【集解】鄭曰：無求安飽，學者之志有所不暇也。孔曰：敏疾也。有道，謂有道德者也。正謂問其是非也。

【集注】不求安飽者，志有在而不暇及也。敏於事者，勉其所不足；慎於言者，不敢盡其所有餘也。然猶不敢自是，而必就有道之人以正其是非，則可謂好學矣。凡言道者，皆謂事物當然之理，人之所共由者也。○尹氏曰：君子之學能是四者，可謂篤志力行者矣。然不取正於有道，未免有差，如楊墨學仁義而差者也。其流至於無父無君，謂之好學可乎？

【餘論】安飽無求，學自節欲始也；敏事慎言，學之大要也。終以就正，學知嗜道，虛心以集益也。崔子鍾言：知我之病，即集也；矜己之是，即非也。好人之長，即短也。此虛心集益之說也。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下當依足利本增問字。樂下別本有道字，與史記合。據鄭君注，無道字。

【集解】孔曰：可也，未足多也。鄭曰：樂謂志於道，不以貧為憂苦。

集注 諂卑屈也驕矜肆也常人溺於貧富之中而不知所以自守故必有二者之病無諂無驕則知自守矣而未能超乎貧富之外也凡曰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也樂則心廣體胖而忘其貧好禮則安處善樂循理亦不自知其富矣子貢貨殖蓋先貧後富而嘗用力於自守者故以此爲問而夫子荅之如此蓋許其所已能而勉其所未至也

發明 蘓氏云甚乎貧富然後爲至朱子於或問病之而此注仍用之式三謂君子之於貧富有忘有不忘樂之至則不知己之貧禮之恭則不知己之富此忘之之時也素位而行惟富備禮貧則從簡此不忘之也

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磋篆作𥕢偏旁从㔾从左磨釋文本作摩正字

集解 孔曰能貧而樂道富而好禮者能自切磋琢磨者也諸之也子貢知引詩以成孔子義善取類故然之往告之以貧而樂道來荅以切磋琢磨者也

【集注】詩衛風淇澳之篇言治骨角者既切而復磋之治玉石者既琢而復磨之治之已精而益求其精也子貢自以無諂無驕爲至矣聞夫子之言又知義理之無窮雖有得焉未可遽自足也故引是詩以明之往者其所已言者來者其所未言者○愚按此章問答其淺深高下固不待辨說而明矣然不切則磋無所施不琢則磨無所措故學者雖不可安於小成而不求造道之極致亦不可騖於虛遠而不察切己之實病也

【餘論】治骨曰切象曰磋玉曰琢石曰磨介疋詩傳陸氏釋文孔氏詩疏皇邢疏無異說古訓也如切如磋道學也如琢如磨自修也介疋大學同亦古訓也切磋者必判其分理之細道學似之琢磨者必去其瑕玷之微自修似之也無諂無驕質美而自守者能之樂與好禮非道學自修不能及此故引詩以明之告以處境而知道學自修是告往知來也八佾篇巧笑章皇疏引沈說云夫子未言貧者所以能樂道富者所以能好禮子貢覆廣引理以答之也如朱子注則引詩者稱證未若之辭未見告往知來之實矣且詩辭非有精益求精之意觀末章云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可知也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集注 尹氏曰君子求在我者故不患人之不知己不知人則是非邪正或不能辨故以爲患也

子以愚校字

論語後案

定海黃式三學

爲政二

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 釋文共鄭作拱

集解包曰德者無爲猶北辰之不移而衆星共之

集注政之爲言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德之爲言得也行道而有得於心也北辰北極天之樞也居其所不動也共向也言衆星四面旋繞而歸向之也爲政以德則無爲而天下歸之其象如此程子曰爲政以德然後無爲范氏曰爲政以德則不動而化不言而信無爲而成所守者至簡而能御煩所處者至靜而能制動所務者至寡而能服衆

後案注云行道而有得於心依宋本作行道得於心而不失之謂也文義尤顯德音乎持行不失也注云北辰北極者今

正釋天文居其所者恆經之不移也眾星拱之者旋轉之執提也包云德者無爲程子說居所是無爲守之者皆參用異端清淨之談式三案居其所猶書云安汝止言踐履之有定也如以居所是無爲與本文之爲政相伐且德合仁義而言斯民相生相養之道皆修德中事韓子原道文所言道德可見矣德何以無爲哉釋之者或又援夫子贊舜無爲及中庸奏假節以解之不知贊舜無爲言其任人而逸也中庸奏假節言宗廟之中未施敬而民敬以此證勸威之非由賞怒也豈言爲政尚清淨哉

【[illegible]】又曰攷工記匠人夜攷之極星以正朝夕鄭君注曰極星謂北辰以極星爲北辰者就周時言之極星正在不動之處是以賈景伯張平子蔡伯喈皆同是說也以今法推之極星已移惟北辰之定所不移戴東原云論語所謂北辰則辭所謂正北極步算家所謂不動處亦曰赤道極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恖無邪恖據說文上从囟廣韻有恖字毛本作思稍變近古

【集解】孔曰詩三百篇之大數包曰蔽猶當也思無邪歸于正也

【集注】詩三百十一篇言三百者舉大數也蔽猶蓋也思無邪魯頌駉篇之辭凡詩之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其用歸于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然其言微婉且或各因一事而發求其直指全體則未有若此之明且盡者故夫子言詩三百篇而惟此一言足以盡蓋其義其示人之意亦深切矣。程子曰思無邪者誠也范氏曰學者必務知要知要則能守約守約則足以盡博矣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亦可以一言以蔽之曰毋不敬

【發明】詩三百指已刪後言也詩之思不同夫子刪詩以思爲主凡思之邪與思之不可知者皆刪之也今三百之詩有刺邪而辭疑邪者桑中溱洧諸詩以閔慆懲創之心寫狀是卷淫奔之醜也有諷諫而辭疑邪者柏舟子衿諸詩以忠臣賢士之心近于閨中怨曠之辭也詩教敦厚其思有激之使怒者狡童狂童指斥褊小而不嫌其嫚也變故起於哀季其思有隱而難顯者叔于田刺莊揚之水刺略而泄言悉曲沃悉叔段者之擧國若狂也凡類此者必得其思而知詩之正也孟子曰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

【辨訛】又曰失子說詩序因以無邪指讀詩者言不指詩言呂

伯恭馬貴與諸儒先後於朱子之時其辨甚審朱子作白鹿
洞賦曰廣青衿之疑問樂菁莪之長育於孟子小弁注還于
齊小注皆用序說是未敢指自信也其後王會之倡言今詩
三百篇非盡夫子之舊而鄭衞風詩遂及二南金吉甫許益
之皆因之意在尊朱子而遂亂經矣夫王金等之說詩擬劉
歆讓博士之文曰歆文云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雅或爲
頌相合而成此言詩始出時說者不能全通訓詁爲雅爲頌
鄒孟子高叟爲詩之爲相合而成卽董子所謂詩無達詁者
于金等增加歆言云詩出非一人諸儒各以其所記或承或
雅或頌合足詩三百篇之數其所記聞有出於夫子所刪者
此本臆說安可據耶藝文志云詩三百五篇遭秦而全以其
諷誦不獨在竹帛故是秦之所全者諷誦漢之所校者竹帛
倘毛韓齊魯諸家果采口傳無稽之篇當日以祕書校之必
與張霸僞書同廢及校古書未可誣以空言而後儒如程克
勤閻百詩梁曜北等皆
沿王會之諸說故辨之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

恥且格　道皇本作導史記酷吏傳序漢書刑法志董仲舒傳酷吏傳序後漢書二十八將傳論杜林傳俱引作導格漢祝睦碑作格費鳳碑作狢見隸釋隸辨

【集解】孔曰政謂法教也免苟免罪也馬曰齊之以刑整齊之以刑罰也包曰德謂道德也何曰格正也

【集注】道猶引導謂先之也政謂法制禁令也齊所以一之也道之而不從者有刑以一之也免而無恥謂苟免刑罰而無所羞愧蓋雖不敢爲惡而爲惡之心未嘗忘也禮謂制度品節也格至也言躬行以率之則民固有所觀感而興起矣而其淺深厚薄之不一者又有禮以一之則民恥於不善而又有以至於善也一說格正也書曰格其非心。愚謂政者爲治之具刑者輔治之法德禮則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禮之本也此其相爲終始雖不可以偏廢然政刑能使民遠罪而已德禮之效則有以使民日遷善而不自知故治民者不可徒恃其末又當深探其本也

【餘論】格革音義同何氏訓正變革不正以歸于正也義亦通釋文格鄭云來也後漢書杜林傳引經注云格來也人皆有

恥慙之心且皆來服此又一義費鳳碑格作佫王篇佫至也至與來義相通祝睦碑格作恪恪敬也別一義有恥且格者道德則以誠相感民以敬應禮亦本人心之當然而節制之也歸尚政刑者以詐欺民民應以詐矣以威脅民民亦巧避威矣此王霸之分也三代下漢治稱盛而宣帝謂漢治王霸襍范蔚宗於二十八將傳論云光武課職責咎峻文深憲所謂導之以政齊之以刑刑知德禮之化難言之矣薛氏讀書錄曰所謂王道者自一心一身刑於妻子達之家國天下初無內外隱顯遠近之閒也程子所謂有天德者可語王道謂之霸者形諸念慮身心無非人欲之私施諸政事征伐則假夫仁義之名其內外隱顯遠近判然不相須矣附案又曰此所謂德以躬行無餝言左傳所謂太上立德也禮者制度之顯著于行事秩然不可變亂者也民之貪邪侈僭由於不知足而禮之等貴賤辨長幼者俾惕於分之不敢踰民之肆縱悖逆由于不相恣而禮之重器紀聯族黨者俾感於情之所難已感於情而仁遜之意廣惕于分而敬讓之德昭禮之輔德而行者如此昔漢文帝有恭儉之德而禮多所闕俗乃大不敬至以等至冒上俗吏恬不知怪賈子言之

漢宣帝綜核名實俗吏所以牧民者非有理義科指可遵行獨設刑法以守之弊至於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戶異政人殊服詐偽萌生刑罰无極王子陽言之史記禮書言周衰禮廢大小相踰循法守正者見侮於世奢溢僭差者謂之顯榮又言子夏初學聖門猶云出見紛華盛麗而說入聞夫子之道而樂二者心戰未能自決況中庸以下漸漬於失教被服於成俗者乎若此可以明禮教不興之害矣禮在衰季或轉移于一人之好尚而不能返或駁議于諸儒之議論而不能定騶至禮教陵夷有一二人堅守禮而物議沸騰爭相詛執使賢者有無時不行之歎齊之以禮則天下仰執物焉大小戴禮言禮云禮云者貴絕惡于未萌而起教于微眇使民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又言法禁于已然之後而禮化於將然之前則禮教之修為要也或曰禮有不能齊者能不以刑齊之乎曰以禮為先王驅率之術必用刑以督責之者申韓之不知禮也禮原於人情之所安而小大由之禮教行而刑可幾于措矣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有又之俗字于漢石經及論衡實知篇引經作乎攷異云此經自引詩書

文外倒用於字今此獨變作于疑爲乎字傳寫誤

【集注】古者十五而入大學心之所之謂之志此所學即大學之道也志乎此則念念在此而爲之不厭矣

【後案】注云心之所之者志篆作志上从㞢㞢即今之字注云古者十五入大學式三案禮保傅曰古者年八歲而出就外舍學小藝焉履小節焉束髮而就大學學大藝焉履大節焉盧注束髮謂成童白虎通曰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是也此太子之禮尚書大傳曰公卿之太子大夫元士嫡子年十三始入小學見小節而踐小義年二十入大學見大節而踐大義此世子入學之期也又曰年十五入小學十八入大學者謂諸子姓晚成者至十五入小學其早成者十八入大學

三十而立 漢石經三十字作卅世唐石經作卅

【集解】有所成立也

【集注】有以自立則守之固而無所事志矣

【後案】立者植其志而不移所守也注云無所事志失之陸稼書曰立是道理大綱能守之定孟子所謂富貴不能淫貧賤

不能侈威武
不能屈者是

四十而不惑

【集解】孔曰不疑惑也

【集注】於事物之所當然皆無所疑則知之明而無所事守矣

【後案】立必先不惑而言不惑於立之後者何也夫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立守經也不惑達權也達權而理無所蔽聖人與之本原具矣禮五義曰所謂聖人者知通乎大道應變而不窮能測萬物之情性者也大道者所以變化而凝成萬物者也情性也者所以理然不然取舍者也禮言聖人之德曰應變曰理取舍權也四十之不惑蓋如此注云無所事守式三謂不惑乃以善擇其所守也

五十而知天命

【集解】孔曰知天命之始終

【集注】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賦於物者乃事物所以當然之

故也知此則知極其精而不惑又不足言矣

【後案】程易疇曰天者積氣而已矣有氣斯有道有道斯有命有命斯有性大傅禮曰分於道謂之命言有道斯有命也流行之謂道賦予之謂命稟受之謂性氣之有先後次弟者如斯也子曰五十而知天命此以氣化言命者也此言陰陽往來屈伸無非命也詩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盈天地間無時無處而不然者也所謂分於道謂之命也惟聖人能知之中庸所謂知天地之化育易所謂知鬼神之情狀者也中庸曰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將興有禎祥將亡有妖孽見著龜動四體禍福將至善先知不善先知孔子之知天命其言之謂夫式三謂陰陽所運往來消息之機禍福吉凶之兆惟聖人盡知之程氏之言是也觀子路問死問鬼神而教之知生事人子貢言近亂近疾之朕兆而戒以多言則天命難知不告其所不知與警其有所知而輕言也若後儒言不知命無以爲君子君子之所知與聖人五十之所知自異學言之命與此亦異此則夫子自知之不能與人言也

【後案】又曰宋周子言無極太極邵子言先天後天程子言陰陽皆形下之器惟形上爲道理氣之在天者如此而天命之

賦于人者氣數之命不足道理義之性覺於氣質之駁者二而一一而二此周邵程子之緐論不遵朱子以述之何也曰生平研究宋諸儒之說而無極先天諸說不以附于經意有所不敢強也詳見易釋矣此章朱子之注四十不惑以事理言五十知命以天理言由人事之當然推本於天性之自然猶可也然非聖人五十之所知也若求天理於陰陽之善聖經中無此語矣尤不可也

六十而耳順（耳依篆當作耳隸相承作耳俗作耳）

釋　鄭曰耳聞其言而知其微旨也

闡　聲入心通無所違逆知之之至不思而得也

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從古作从踰俞亼从舟从巜矩古作巨榘巨从工）

釋　馬曰矩法也從從心所欲無非法者

闡　從隨也矩法度之器所以爲方者也隨其心之所欲而自不過於法度安而行之不勉而中也○程子曰孔子生而知者也言亦由學而至所以勉進後人也立能自立於斯道

也不惑則無所疑矣知天命窮理盡性也耳順所聞皆通也從心所欲不踰矩則不勉而中矣又曰孔子自言其進德之序如此者聖人未必然但爲學者立法使之盈科而後進成章而後達耳胡氏曰聖人之教亦多術然其要使人不失其本心而已欲得此心者惟志乎聖人所示之學循其序而進焉至于一疵不存萬理明盡之後則其日用之閒本心瑩然隨所意欲莫非至理蓋心卽體欲卽用體卽道用卽義聲爲律而身爲度矣又曰聖人言此一以示學者當優游涵泳不可躐等而進一以示學者當日就月將不可半途而廢也愚謂聖人生知安行固無積累之漸然其心未嘗自謂已至此也是其日用之閒必有獨覺其進而人不及知者故因其近似以自名欲學者以是爲則而自勉非心實自聖而姑爲是退託也後凡言謙辭之屬意皆放此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 無論衡作毋漢石經同違韋易从口从舛

【集解】孔曰魯大夫仲孫何忌懿謚也

【集注】孟懿子魯大夫仲孫氏名何忌無違謂不背於理

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

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死从歺人葬从死从茻

【集解】鄭曰恐孟孫不曉無違之意將問於樊遲故告之也樊遲弟子樊須

【集注】樊遲孔子弟子名須御爲孔子御車也孟孫即仲孫也夫子以懿子未達而不能問恐其失指而以從親之令爲孝故語樊遲以發之生事葬祭事親之始終具矣禮即理之節文也人之事親自始至終一於禮而不苟其尊親也至矣是時三家僭禮故夫子以是警之然語意渾然又若不專爲三家發者所以爲聖人之言也○胡氏曰人之欲孝其親心雖無窮而分則有限得爲而不爲與不得爲而爲之均於不孝所謂以禮者爲其所得爲而已矣

【後案】王仲任論衡有問孔篇議聖教之畧云懿子之言獨不嫌其毋違志乎樊遲不問毋違之說遂不可知也舊說多爲仲任所惑以聖教亦作歇後語矣左傳昭公七年孟僖子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疏君

舉據此以解經云僖子屬何忌於夫子以學禮何忌之孝惟禮盡之於此知無違之言非惟切中懿子之務而亦確當僖子之心陳氏此說所以破仲任之說且其解無違爲不違其志固一義也式三案左傳桓公二年云昭德塞違滅德立違君違不忘諫之以德六年傳云有嘉德而無違心襄公二十六年傳云正其違而治其煩昭公二十六年傳云君無違德君令而不違哀公十四年傳云且其違者不過數人古人凡背禮者謂之違懿子未必失指重述於樊遲之御者方値問孝之後也樊遲問何謂請詳事實也經中言何謂也皆同無違爲綱事葬祭爲目詳言其目著以事實之大者也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 憂愁字正作𢝊優饒字古作憂憂上从百百古面字

【集解】馬曰武伯懿子之子仲孫彘武謚也言孝子不妄爲非惟有疾病然後使父母憂耳

【集注】武伯懿子之子名彘言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惟恐其有疾病常以爲憂也人子體此而以父母之心爲心則凡所以守其身者自不容于不謹矣豈不可以爲孝乎舊說人子能使父母不以陷于不義爲憂而獨以其疾爲憂乃可謂

孝亦逅

【翼注】朱子廣馬說爲迂昧見或問注青愼疾之道本謝氏說難者以偏舉一事不得爲孝故注補言修身之謹爲謝說彌縫古說又以子憂親疾爲言見論衡問孔篇孟子說林高注式三謂此疾字指身心之疾猶言弊病也父母所生之身無體不具貌恭言從視明聽聰一不敬用疾也非孝也父母所生之心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一不擴充疾也非孝也身心之疾非藥石之可療故夫子於問孝時示之易曰損其疾使遄有喜此之謂也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別依篆當作𠛬隸相承作別俗作別

【集解】孔曰子游弟子姓言名偃包曰犬以守禦馬以代勞皆養人者一曰人之所養乃至于犬馬不敬則無以別孟子曰食而不愛豕交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

【集注】子游孔子弟子姓言名偃養謂飲食供奉也犬馬待人而食亦若養然言人畜犬馬皆能有以養之若能養其親而敬不至則與養犬馬者何異甚言不敬之罪所以深警之也○胡氏曰世俗事親能養足矣狎恩恃愛而不知其漸流于不敬則非小失也子游聖門高弟未必至此聖人直恐其愛踰於敬故以是深警發之也

【[illegible]】養使也見廣雅犬馬聽人役使子受役使而不敬无以異也集解包說如此何氏後說朱子从之然孟子言上之養下以獸畜比子思所謂犬馬畜者正類此以之比親擬不於倫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為孝乎

服从舟䏽从卩从又饌鄭君本作餕見釋文

【集解】包曰色難謂承順父母顏色乃為難也馬曰先生謂父兄也饌飲食之也孔子諭子夏曰服勞先食汝謂此為孝乎未孝也承順父母顏色乃為孝也

【集註】色難謂事親之際惟色爲難也食飯也先生父兄也饌飲食之也曾猶嘗也蓋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故事親之際惟色爲難耳服勞奉養未足爲孝也舊說承順父母之色爲難亦通○程子曰告懿子告衆人者也告武伯者以其人多可憂之事子游能養而或失於敬子夏能直義而或少溫潤之色各因其材之高下與其所失而告之故不同也

【餘論】色謂孝者之色詩凱風疏引鄭君此注云和顏說色是爲難也是朱子注所本先生之解朱子同馬劉端臨曰季幼者爲弟子季長者爲先生皆謂人子也饌具也內則曰男女未冠笄者佐長者視具長者即先生也具即饌也論語言弟子者七其二皆季幼者其五謂門人言先生者二皆謂長者此亦一義曾猶乃也見先進篇注段懋堂曰詩曾是彊禦句孟子曾比予於管仲又八佾篇曾謂泰山皆讀爲乃方合語氣經中問孝之荅不同當日所問之事必有不同子隨所問而荅之耳問辭則不詳記而以此議先賢之失未必然也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

退从日从夊夊行遲也本字作復俗作退

集解 孔曰回弟子姓顏名回字子淵魯人也不違者無所怪問於孔子之言默而識之如愚者也察其退還與二三子說繹道義發明大體知其不愚也

集注 回孔子弟子姓顏字子淵不違者意不相背有聽受而無問難也私謂燕居獨處非進見請問之時發謂發明所言之理愚聞之師曰顏子深潛純粹其於聖人體段已具其聞夫子之言默識心融觸處洞然自有條理故終日言但見其不違如愚人而已及退省其私則見其日用動靜語默之間皆足以發明夫子之道坦然由之而無疑然後知其不愚也

餘論 吾與回言句終日不違句如愚句足發兼說繹力行

子曰視其所以

集解 以用也言視其所行用

集注 以爲也爲善者爲君子爲惡者爲小人

後案 史記魏世家李克對文侯曰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爲貧視其所不取皆視所以之緒論也禮官人篇發言視所以之法而兼觀所由察所安

觀其所由

集解 由經也言觀其所經從

集注 觀比視爲詳矣由從也事雖爲善而意之所從來者有未善焉則亦不得爲君子矣或曰由行也謂所以行其所爲者也

後案 穀梁傳常事曰視非常曰觀注所謂觀詳於視也禮曾子立事曰君子之於不善也身勿爲可能也色勿爲不可能也色勿爲可能也心思勿爲不可能也此觀所由也

察其所安

【講義】察則又加詳矣安所樂也所由雖善而心
之所樂不在於是則亦僞耳豈能久而不變哉
【附考】介疋釋訓明明斤斤察也說文察覆審也故注以爲加
詳安據皇疏謂意氣歸向之也式三謂所由言所以之一事
有由來也所安謂平日心之所歸向也

人焉廋哉人焉廋哉（廋說文作廋隸變廋廋匿義卽叟庾字之引申古同音同字）

【集解】孔曰廋匿也言觀人終始安所匿其情

【集注】焉何也廋匿也重言以深明之○程子曰在己者能知言窮理則能以此察人倫如聖人也

【後案】陸稼書曰既欲知人若但求之毀譽索之言語文字又或爲論心不論迹之說按之於踐履之外其不爲人所欺者鮮矣故觀其所以或有所以雖善而正誼明道之事從計功謀利之念而來故觀其所由又有所由雖善不是心之所樂勉彊一時不能不輕於與曰故察其所安如此精詳不是逆億祇是先覺不是操術祇是據理講家謂因物付物是也然

則謂情僞之難測而世途之險巇者此知責人而不知責
己者也謂知人之明不可學此知責天而不知責己者也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新从亲亲果實名禮棋榛之榛本作亲

【集解】溫尋也尋繹故者又知新者可以爲人師矣

【集注】溫尋繹也故者舊所聞新者今所得言學能時習舊聞而每有新得則所學在我而其應不窮故可以爲人師若夫記問之學則無得於心而所知有限故學記識其不足爲人師正與此意互相發也

【發明】溫燖溫也故古也已然之迹也新今也當時之事也趣時者厭古而必燖溫之泥古者薄今而必審知之知古知今乃不愧爲師此明師之不易爲也論衡謝短篇曰知古不知今謂之陸沈知今不知古謂之盲瞽溫故知新可以爲師古今不知稱師如何又別通篇云守信一學不能廣觀無溫故知新之明漢書成帝紀陽朔元年詔云儒林之官宜皆明於古今溫故知新百官表云以通古今備溫故知新之義以上四文以通知古今爲說漢師相傳ㄅ此溫訓燖溫者溫本水

之熱者引申之凡物將寒而重熱之曰溫禮中庸鄭君注溫讀如尋溫之溫左傳言盟之可尋亦可寒彼注以尋爲溫溫對寒言尋溫亦作燖溫燖者燂之變體字故訓古者說文古故也詩烝民之古訓卽詩傳之故訓孔氏禮記叙曰博物通人知今溫古攷先代之憲章參當時之得失則故亦作古矣

子曰君子不器 器从犬犬守器者

集解 包曰器者各周於用至於君子無所不施

集注 器者各適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體無不具故用無不周非特爲一材一藝而已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集解 孔曰疾小人多言而行之不周

集注 周氏曰先行其言者行之於未言之先而後從之者言之於旣行之後○范氏曰子貢之患非言之艱而行之艱也

故告之以此

【後案】經當讀先行爲句見金氏攷證引程子說又夢溪筆談邢氏詳解句讀亦同翟晴江取之從副也從從之者後乃副其所行之數行先而言後行爲主而言爲副從也禮曰不辭費鄭君注引此經爲證孔正義曰凡爲人之道當言行相副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周上从用用从卜中作周者譌

【集解】孔曰忠信爲周阿黨爲比

【集注】周普徧也比偏黨也皆與人親厚之意但周公而比私耳○君子小人所爲不同如陰陽晝夜每每相反然究其所以分則在公私之際毫釐之差耳故聖人於周比和同驕泰之屬常對舉而互言之欲學者察乎兩閒而審其取舍之幾也

【後案】說文周密也交密必以忠信與孔注所引舊語之文互相足比者不當从而从之也於文二人相聽爲从反从爲比

以黨比義亦明易言比吉左氏文公十八年傳是與比周本經言義之與比比周靡言則通析言則別夫子特辨之猶泰驕和同之辨其相似者泰驕皆大也和同皆合也周比皆密也密於善曰周密于不善曰比說文匊徧也周密也二字義異自後人睃用周字周俗爲知周有徧義辨詳說文段氏注是朱子注同借義以廣狹之懸殊者言也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釋文罔本又作冈殆依義當作怠

集解包曰學而不尋思其義則罔然無所得何曰不學而思終卒不得徒使人精神疲殆

集注不求諸心故昏而無得不習其事故危而不安。程子曰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五者廢其一非學也

後案學如博學詳說之學謂讀書也學而不思則罔者循誦習傳心無實得者也管子曰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而不通鬼神將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神之極也此明學而思之益也薛氏讀書錄言讀書雖精心尋思於身心事物反復考驗其理則知聖賢之書皆有用否則徒爲口耳文辭之資所謂買櫝還珠此戒罔者也思而不學則殆者存於心而難信

施諸事而難安也天之生人上智少而中人多上智者本覺悟以參闕見韓子所謂上之性就學而愈明也中人先闕見而後知覺思淺而學淺猶有蔽其弊者未有不學而見於殆者也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異从廾从畀端耑之俗字害从宀从丯得聲）

【集解】攻治也善道有統故殊塗而同歸異端不同歸者也

【集註】范氏曰攻專治也故治木石金玉之工曰攻異端非聖人之道而別爲一端如楊墨是也其率天下至于無父無君專治而欲精之爲害甚矣。程子曰佛氏之言比之楊墨尤爲近理所以其害爲尤甚學者當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爾則駸駸然入於其中矣

【[illegible]】文選任昉王儉集序云攻乎異端歸之正義後儒訓攻爲擊己爲止本之與莊義異而貶斥異端則同也呂與叔解此謂異端不可攻攻擊之而有害說者謂其由獲程門之佛學矣焦里堂訓攻爲錯謂彼此切磋摩錯則其害自止於小

道可觀章亦申明此說與呂氏之指畧同式三謂自古聖賢合修身治天下而體用一原者曰仁與義凡邪說誣民充塞仁義者曰異端異端起而仁義塞孔子孟子闢之而不見信于天下由是天下不以仁義爲務而秦項之禍流毒生民烈於水火此害之極也其在後世漢董子倡言仁義以黜百家唐韓子原性原道明道德之合仁義而言明仁義之本於性而治行於天下以闢老佛宋儒程朱之時儒釋不分程朱二子所以於此注解闢釋也觀朱子晚年論仁論義欲學者分明限界不宜儱侗言理然則後人渾言心理借仁義以談異端害尤無窮也已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

集解 孔曰弟子姓仲名由字子路

集註 由孔子弟子姓仲字子路子路好勇蓋有強其所不知以爲知者故夫子告之曰我敎女以知之之道乎但所知者則以爲知所不知者則以爲不知如此則雖或不能盡知而無自欺之蔽亦不害其爲知矣況由此而求之又有可知之

理

乎

【發明】王伯安謂不知爲不知是夫子掃盡一切聞見之學而朱子注爲支離式三謂仲氏之賢猶以不知爲知者祇是自信之過惟用心於格致之學者始無自信之蔽無自信之蔽者益精於格致之學端木氏自言聞一知二所以見許也注中二義兼備爲是

子張學干祿 祿从丘不从王

【集解】鄭曰子張弟子也姓顓孫名師字子張干求也祿祿位也

【集注】子張孔子弟子姓顓孫名師干求也祿仕者之奉也

【發明】學干祿謂學仕者之事也古人不諱干祿詩之言干祿可證曲禮曰宦學左傳言宦三年則古人不廢仕者之學儒者進身之階先資其言拜獻其身不可不學也趙鹿泉云本文學字當作閒據史記弟子傳及此章外注程說三年學章

注楊說亦
備一義

子曰多聞闕疑愼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愼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

疑从子从止 从匕从矢

集解 包曰尤過也疑則闕之其餘不疑猶愼言之則少過殆危也所見危者闕而不行則少悔鄭曰言行如此雖不得祿得祿之道也

集註 呂氏曰疑者所未信殆者所未安程子曰尤罪自外至者也悔理自內出者也愚謂多聞見者學之博闕疑殆者擇之精愼言行者守之約凡言在其中者皆不求而自至之辭言此以救子張之失而進之也○程子曰修天爵則人爵至君子言行能謹得祿之道也子張學干祿故告之以此使定其心而不爲利祿動若顏閔則無此問矣或疑如此亦有不得祿者孔子蓋曰耕也餒在其中惟理可爲者爲之而已矣

附按 疑殆尤悔互言見義慎其餘者皇疏云所餘不疑者雖存錄在心亦何必中理所餘不殆者亦何必並中其理也能慎此者無愧於德行道藝之選敷納明試裕如也不然徼倖苟免之謀而尤悔交集傳所謂黜而宜者也或曰如此有不得祿者徼倖有得祿者何也曰凡經言在其中者事不必盡然而舉其能然者也君子道其常亦盡其能然之道而已

哀公問曰何爲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舉上从臼下从手錯昔旁从金枉偏旁本从㞷隸从王

集解 包曰哀公魯君謚錯置也舉用正直之人廢置邪枉之人則民服其上

集注 哀公魯君名蔣凡君問皆稱孔子對曰者尊君也錯舍置也諸衆也程子曰舉錯得義則人心服○謝氏曰好直而惡枉天下之至情也順之則服逆之則去必然之理也然或無道以照之則以直爲枉以枉爲直者多矣是以君子大居敬而貴窮理也

【補疏】錯鄭君本作措云投也見釋文措正字錯借字也諸讀衆本邪疏舉直錯諸枉者君子在朝有衆小人諠譁之易撓其事盡本之而無使乘擊也舉枉錯諸直者小人主事衆君子引嫌避嫌也舉錯得而人心服者注言好善惡惡不携人之性一義也其識明其事公其舉遠正善政行錯枉而批政除皆民之所以服也荀仲豫申鑒曰賞妥行則善不勸矣罰妄行則惡不懲矣賞不勸謂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在上者能不止下為善不縱下為惡則國治矣又曰守實者益衆求己者益遠虛飾者益明然後民知本也困學紀聞引孫季和說云舉直而加之枉之上則民服枉固服於直也舉枉而加之直之上則民不服直固非枉之所能服也孫說蓋爲之謂錯爲加其上不服謂以直者言服謂以枉者言其言亦偏矣。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

【集解】孔曰魯卿季孫肥康謚

【補疏】季康子魯大夫季孫氏名肥

【[illegible]】以與也群
見王伯申釋詞

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集解】包曰莊嚴也君臨民以嚴則民敬其上也君能上孝于親下慈于民則民忠矣舉用善人而教不能者則民勸勉也

【集注】莊謂容貌端嚴也臨民以莊則民敬於己孝于親慈于衆則民忠於己善者舉之而不能者教之則民有所勸而樂於爲善〇張敬夫曰此皆在我所當爲非爲欲使民敬忠以勸而爲之也然能如是則其應蓋有不期然而然者矣

【後案】張敬夫義利辨云無所爲而爲之之謂義有所爲而爲之之謂之利注引其說意正如此式三謂事皆爲公盡其己所當爲兼致議其效之所至義固然也且天下安有不欲民勸而敎之者哉辨詳君子喻義章孝慈則忠諸家說甚費解式三謂孝當作季嗣引導之使人可倣效也凡人有所倣教曰學爲人所倣效曰教其字皆从季季有引導義季慈則忠者以身導之以恩譬之而民忠也季篆作季从爻諧聲孝从老从子二字迥不同經史中二字互譌者多禮表記威莊而安

孝慈而敬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鄉飲酒義君子之所謂孝者非家至而日見之也保解孝者稱之皆當作孝王伯申述聞云了慈利其親謂之孝慈因而上慈利其民亦謂之孝慈王說甚詳又一別義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

集解 包曰或人以為居位乃是為政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辭友于兄弟善于兄弟也施行也所行有政道與為政同巳

集注 定公初年孔子不仕故或人疑其不為政也書周書君陳篇書云孝乎者言書之言孝如此也善兄弟曰友書言君陳能孝於親友于兄弟又能推廣此心以為一家之政孔子引之言如此則是亦為政矣何必居位乃為為政乎蓋孔子之不仕有難以語或人者故託此以告之要之至理亦不外是

後案 注以此為定公初年語據白虎通五經篇引經自衛反魯追定五經之時有此語也包注以孝乎推孝為句與古文

如此王西莊尚書後案曰蔡邕石經論語本作孝于惟孝見洪适隸釋太平御覽載摯虞後漢書劉平江革傳序班固白虎通德論五經篇引並同日本山井鼎所引足利本論語正如此惟論語釋文云孝于一本作孝乎故晉夏侯湛昆弟誥潘岳閑居賦序梁元帝劉孝綽墓志銘唐李善注邸希範與陳伯之書偶孤及衢州司士參軍李府君墓志銘王利貞幽州石浮圖頌皆用孝乎惟孝之句開成石經遂定作乎字至宋以書云孝乎爲句此則因僞書之謬而并亂論語之文也式三案孝乎惟孝贊其孝之至也禮燕居篇禮乎禮揚子學行篇習乎習問神篇祿乎祿淵騫篇才乎才韓子文從讀荀子篇醇乎醇皆贊辭之極盛者也施於有政三國志魏武紀述於作于合尚書體例後漢書郅惲傳於作之於義尤順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

軏說文作軏

【集解】孔曰言人而無信其餘終無可也包曰大車牛車輗者轅端橫木以縛軛者也小車駟馬車軏者轅端上曲鉤衡者

也

【集注】大車謂平地任載之車輗轅端橫木縛軛以駕牛者小車謂田車兵車乘車軏轅端上曲鉤衡以駕馬者車無此二者則不可以行人而無信亦猶是也

【發明】說文輗大車轅耑持衡者也軏車轅耑持衡者也皇疏引鄭君注輗穿轅端箸之軏因轅端著之然則輗軏皆箸轅端以持衡衡者橫木輗軏所以持之古者作車先取橫木縛箸轅端又別取曲木爲輗縛箸橫木義見皇疏輗之縛於橫木者用鞹以柔韋爲之義見說文鞹字下兩橫木之箸于轅端者所箸則輗軏是韓非子外儲說墨子曰不如爲車輗者巧也用咫尺之木不費一朝之事而引三十石之任載最厚橫是謂輗者咫尺之木車之關鍵信之在人亦交接相持之關鍵故以此爲譬解者以六尺之鬲輪丈之轂而當咫尺之輗軏失之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 也一本作乎見釋文

【集解】孔曰文質禮變也

[illegible]王者易姓受命為一世子張問自此以後十世之事可前知乎

[illegible]凡問語例不詳記孔注云然以所荅推之也

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殷易从反身益上从水繼[illegible]从[illegible]詳見說文

[illegible]馬曰所因謂三綱五常所損益謂文質三統物類相召世數相生其變有常故可豫知

[illegible]馬氏曰所因謂三綱五常所損益謂文質三統愚按三綱謂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五常謂仁義禮智信文質謂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三統謂夏正建寅為人統商正建丑為地統周正建子為天統三綱五常禮之大體三代相繼皆因之而不能變其所損益不過文章制度小過不及之間而其已然之迹今皆可見則自今以往或有繼周而王者雖百世之遠所因所革亦不過此豈但十世而已乎聖人所以知來者蓋如此非若後世讖緯術數之學也○胡氏曰子

發之關鍵欲知來而聖人言其既往者以明之也夫自緒首以至於為天下不可一日而無禮天敘天秩人所共由禮之本也商不能改乎夏周不能改乎商所謂天地之常經也若乃制度文為或太過則當損或不及則當益益之損之與時宜之而所因者不壞是古今之通義也因往推來雖百世之遠不過如此而已矣

[illegible]所因在綱常者禮之維持三綱與仁義信智互相成者不可變也損益在文質者謂三正記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蓋子驂露云一商一夏一質一文馬注蓋本此集注夏尚忠殷尚質周尚文是也忠不得言損益也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

[illegible]鄭曰人神曰鬼非其祖考而祭之者是諂求福也

[illegible]非其鬼謂非其所當祭之鬼諂求媚也

見義不為無勇也 勇上从甬甬 从巳用勢

[illegible]孔曰義者所宜為也而不能為是無勇也

[illegible]知而不為是無勇也

[illegible]義者事之宜也順事之理循正道行用無不宜已如如此而猶不行焉是優柔寡斷者也持守未堅者也

子以愚校字